禮疑
喪禮 三

經禮問答 八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八

禮疑

喪禮

治葬 祠后土 灰隔 明器 翣 主櫝

答尹爾和

門生爲營卜祖窆地一年賡求槩覩風水之說又聞術人之言其說不可盡信然永託先靈之地不可不擇擇之則又不可不從其說其所謂龍勢貴賤坐向吉凶山水合散至於山運之通滯時日之好否恐不得不用其法而若其禍福之說不宜聽信願垂鐫教

朱子說可考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然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住者亦住不得其成聚落有舍宅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父祖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

答或人

朱子於地家說多有緣論大凡地之理不過生育

草木而乃反以爲人之壽夭禍福皆係於地理未知地果有如此底理歟鄙生素不信地師言每斥以虛誕矣頃於祖考喪時聞取地書參互考見則亦不無然疑之惑伏乞詳示俾破疑惑幸甚或以爲此是朱子少年時事未知然否亦望下教

地家說云云朱子所論甚多而其答孫季和書甚備可謂百世以俟而不惑矣

答尹爾和

墓地旣曰倒用則可見其違理矣況有程子定論復何疑乎

答李幼能

三月內渴葬云云

日者同春以所得別紙替詢於此此報以未及三月而葬則誠有無故渴葬之嫌而葬踰三月則有明據云云蓋朱子於癸亥三月丁韋齋憂翌年甲子葬于白塔山月則未考雖在其年正月猶十一月矣其葬祝夫人亦在五月之後今日踰期而葬恐當以此援例而無僭逼之慮如何如何

答洪友周

家禮不問尊卑皆令三月而葬然孔子嘗許貧者還葬所謂旋葬入棺後即葬之謂也今以貧殘不得已而葬之於三月之內者恐與無故渴葬有異也然不

敢質言

答尹爾和

聖人許旋葬葢爲貧乏者而今之拘於時日而報葬者引此爲證似甚無謂何如

拘於時日而渴葬者自是違經悖禮之甚者此何足言

答崔有華

閏月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云人家葬期亦不可用閏月耶

吉凶大事不可用於閏月云者非是

答兪彌卿

國恤成服前逢著玄丈於 闕下而問曰曾聞於
尤齋先生則以爲 國恤未葬前私家不得行葬
只緣 因山未定之故云今此 大行大妃喪事
則已於 崇陵有虛左之位私家行葬亦無拘礙
否玄丈曰 因山未定之前私家不得行葬云者
於 國法於古禮於史記皆無之然則若何而不
得行葬耶似因虞卒哭之不可行而不得行葬矣
其意蓋謂葬事則元不拘礙於 因山之定不定
而以虞卒之不敢擧爲不可行葬云爾 因山未
定云云者未知有何可據者耶今或臨葬而遭
國恤者必待 國恤卒哭而後始行則殆過八月

豈非未安乎今世士夫家每當 國恤莫適所從
如有的確之論批破幸甚
國恤因山未定前私家不可行葬云者正如 嘉禮
時禁昏之義耳如今日則恐無不可矣旣已行葬則
死者神魂彷徨孝子何忍不行虞祭以安之乎然亦
可減殺於常時而卒哭則必待 國葬後可矣盖禮
有渴葬報虞而卒哭退行之文矣

答李丹城

或云 國恤時大夫引葬用彩轝未安未知如何
素轝與否未見明文不敢爲說然以親喪中死者葬
禮準之則此有可據者矣大槩自歛襲衣衾以至旌

婁皆當以素然後轝亦可以用素矣不然則爲斑駁之歸矣

答洪聖休

祠后土條開塋域祝辭稱姓名葬日祝辭不稱姓名問目答必有其義而未可知也云夫祝乃告其事由也旣於開塋域祝辭稱姓名則以其姓名已告于神矣葬日祝辭雖不稱姓名而神道固已有領會之義惟其如是所以前後不同者而直以未可知爲答如何

恐是偶然闕文初告時只稱某官姓名再告時稱某官封謚此封謚字恐於初告時亦爲闕文也若以爲

神道己於初告領會故後不言姓名則此封謚初不欲領會而必欲於再告時領會何也此等詳略古今經傳多有之或以互見或以相證皆不可知恐不可容易斷定也

答尹汝良

國恤中祠后土時當以　國喪服白衣冠行之耶

來示似得

答尹爾和

槨雖出於人子厚親之意而慮後則莫如不用未知如何

朱先生既主不用槨之說而有灰隔之制鄙家遵用

之矣

答申聖時

棺底築灰乃家禮之文朱子豈不明知其利害而以誤人耶木根深入而遇石則從下逆穿者多見之矣大抵爲死者爲久遠計者不厭其固密也

答閔士昂

作灰隔條惟欲不見之見字讀以如字否如字讀現字讀兩無妨

答成達卿 晩徵

炭末之用家禮言之詳矣盖炭末死物無情故木根不入古人用之者以此也然人家遷葬時多見木根

貫穿無異土肉備要不用之說或以此意耳

答朴晦叔 銑 大叔 鐔

茯苓琥珀程子說也南方蟻房朱門語也然其利害隨地而異矣愚意以爲人蔭爲土自是道理果若骨肉與松脂溶化爲茯苓琥珀千萬歲後爲人取爲藥料則大不便矣愚所目覩則先師文元公之葬用松脂矣棺與松脂之間一二寸許而其間容翣扇矣及遷攺時見之則松脂濃化合翣扇而著於棺墻文敬公不復用矣

明器朱子不用何也

朱子曰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不足明器即其

一也夫車馬等三十事腐朽之後空虛成坎虫蛇居
之且妨窂固之勢朱子之不用似出於此也

答尹爾和

翣之義可得聞歟

翣扇也所以蔽柩者也禮曰人死斯惡之制絞衾設
柳翣爲使人勿惡也柳喪轝也

答李厦卿

丘儀士用雲翣二而世多用雲黻各二而或云知
禮之家亦然未知古禮云何

翣家禮明言黼黻雲三制雖與古異而無士夫不用
黼黻之文且家禮純是士夫之制而猶著此二者有

所不敢知者矣又只言準格而當時之格不可考知無乃丘儀所謂士用雲翣二者實據宋制耶若然則宋制大夫以上則用黼黻耶不敢質言

答柳子壽

翣扇士當用二而世或有用四者如何

翣扇士之用四恐是僭也

答韓伯圭

喪大記註翣入槨則障柩開元禮翣倚於壙內兩廂云云而家禮翣無入壙之節何也世人或有不藏壙中者或有倚於柩之兩傍者何者爲是乎廂者屋之所有而壙亦有兩廂之說所謂廂者如傍

字耶壙廂之義可得聞乎
家禮無以翣入壙之文先師嘗云闕文也廂在屋之
兩傍者故謂傍爲廂

答李擇之

朝家㐌葬時造給韓魏公兩總櫝故奉安神主旣
用坐式復置櫝中外家亦如此云程朱之禮雖未
見兩用之文藏之謹密恐無害義未知如何問解
云朱子之意以爲坐式只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
乃如司馬公之制此見何書坐式是司馬公之制
而此云坐式只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
公之制何歟考妣神主雖各安坐式奉以同入櫝

中則亦是合櫝否合祭祝文中式遵典禮將配于
先考之文不論合櫝與否同入一龕則似當用之
未知如何
櫝坐式之制老先生所答申知事者見於問解而心
常疑之恨未及禀質也盖家禮圖所謂坐式者對盖
式而言也坐者其底之坐主者也盖者自上韜坐者
也所謂式者猶云制也本非名也猶曰坐之制盖之
制云爾合坐與盖則是櫝也非坐與櫝爲兩物也故
坐盖圖右題以櫝字此可知也其下兩牕圖上又别
以櫝字爲題是坐盖者櫝也兩牕者亦櫝也何以有
上下之别也其制異故也家禮治葬章所謂夫婦俱

入祠堂乃如司馬氏之制云者指其上條所載司馬
公府君夫人共爲一櫝之說也其所謂制者非謂櫝
制而言也蓋坐蓋之式豈不容二位三位兩䊵之制
亦何妨於止容一位也今問解所答中公問謂朱子
之意以爲坐式且容一主夫婦俱入祠堂乃如司馬
公之制云其上旣云坐式司馬公家廟所用云而其
下所云則似以坐式爲非司馬之制上下自相徑庭
且所謂朱子之意云者似不如是竊恐當時偶失照
勘也蓋坐式之式字必非其名非以爲名者也且所
謂坐式者非可以單言者特以對蓋而言者也而南
氏雖誤以坐式名之而後世因襲如此非但失司馬

之本意亦非卷首圖之本意矣但卷首圖既以坐盖爲櫝於兩牕亦只下櫝字無有主客之辨故見者於盖式只見有盖式字而不察其上以櫝字大書以爲題目而於兩牕之上乃察其櫝字之題遂獨以此爲櫝若使作圖者於其兩牕之上題曰兩牕櫝云爾則其上所謂坐盖者正是櫝而此亦爲别制之櫝矣如是則主客分曉而上下相足矣若如鄙見而坐盖果是櫝則兩用馬韓之制者是入於櫝而又入於櫝也似非司馬及朱子之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兩牕櫝古有尺度否今之所謂櫃櫝卽古之坐式

耶今有奉主於櫃櫝復藏於𫎖櫝者或有單用𫎖
櫝者何者爲得若以沙溪先生答申知事之問見
之則並用爲當而但今之𫎖櫝體制高大奉主出
入時不無搖動重難之慮若量其大小減其尺數
則似爲便宜而不敢自擅願承指敎

神主旣有尺度則櫝制當令量主身及趺令其可容
耳來示所謂櫃櫝卽古之坐式云者未能曉解所謂
櫃櫝云者未知其制如何也所謂坐式云者則見於
家禮櫝式圖有坐式蓋式今單言坐式則恐失照勘
也大抵櫝有二制一是兩𫎖之制一是坐蓋之制考
諸禮書無兼用之文老先生所答申知事者未知出

於何書

答朴大叔

家禮只有次櫝之文而不言其制只於卷首圖有坐蓋及兩牕之制此圖乃元時人所爲而今人誤引爲出於朱子一一尊信之故先儒有立說以辨之者詳見於家禮輯覽中矣圖所謂坐式蓋式云者坐是主身所安之下體也蓋是自上韜下之上體也須兼二體然後始全一櫝之制矣所謂式是制字法字之意如曰坐之式蓋之式而今人誤爲連讀矣

答朴景初

主櫝之制高明已以鄙說爲然矣然要訣之云恐非

謂旣安神主於盖坐而又以安於櫝中也似以爲只
以主身安於櫝中及至忌祭出主之時始以盖坐奉
安主身而出云耳又見先師記礪城尉用兩𢇁櫝至
於出入時用坐式云云無乃當時俗禮如此故要訣
亦因之耶然要訣立文必明白通暢使人易知而今
此奉神主盖坐云者似甚硬澁故每疑神主下脫一
于字未知然否第又記申知事湜之說則以爲旣置
之坐式復安之櫝中藏之謹密愈見其貴重云云要
訣之意亦或如申說而所謂奉神主盖坐云者謂是
奉出安主之盖坐於櫝中之意耶是未可知也除是
俱非家禮本意其純用家禮者恐無如備要之制也

○先師及申知事說皆有坐式之文所謂坐式似是
蓋坐而因誤見圖說而然

朝祖

答李聖彌

繼禰之家其朝祖之辭當改以禰或廟字未知如
何雖子婦喪亦必朝祖耶

古人謂廟曰祖雖繼禰之廟亦可謂之祖矣婦將襄
葬而何可不辭於舅姑乎

答朴士元

祖廟若在一村而生時出入拜謁則今何可不朝也

答朴和叔

朝祖支子之異居者無由行禮則具由告于祖廟

並告新喪愈於全闕耶

異居者朝祖竊恐難行具由並告於廟與柩意甚宛

轉周詳矣然略有義起之嫌不敢質言耳

答康用錫

宗家遠則朝祖不得已似當闕之矣若以最長房奉

曾高神主則此禮何可不行乎

答俞弼卿

正柩夷床之制其義其制可得聞乎

夷本作侇侇侇之言尸也夷床謂置柩之床也其制未

詳

陳器

答韓伯圭

方相之義見問解而其義非一或云方相古之官名其說在於何書

方相一云防喪一云放想未知孰是謂之官名者豈以方相氏掌之之文誤以爲官名耶其說見周禮

答尹爾和

方相用二人否

方相周禮曰四人又曰大喪先驅大喪君喪也君喪四人則臣下二人可知

答閔元重

陳器條柩傍有翣使人執之云故備要發引圖使人執以障車而丘儀先於功布前未知如何近世或有揷之轝上者此因役夫之不足而未知如何古人設翣之意欲使人勿惡喪柩也家禮輯覽及喪禮備要圖使人執之於轝傍丘儀之行於功布靈車之間者似無義意矣其揷於大轝者似出於乏人而亦不失本意矣

祖奠

答朴和叔

祖遣兩奠自當朝夕之禮今人例於破殯時先行上食盖爲路中難於設食也若不得不然則欲行

上食於遣奠之後或兼遣奠設之如何問解有祖奠兼夕奠行之之註恐非本文當夕奠之意愼齋以爲祖奠後夕饋遣奠前朝饋並不廢亦恐不然家禮日晡時設祖奠日晡是常時夕食時故令人多兼行夕上食然旣曰饌如朝奠則非上食之比而厥明又曰徹祖奠云則豈可以上食而經宿乎至於遣奠之時又不必與上食相値故其下發引註別有食時上食之文恐當各設也

遣奠

答韓伯圭

遣奠還柩條施扃加楔扃與楔指何物而言耶

扃見大轝註又見卷首圖可考而知也然卷首圖扃
上又加扃此誤解大轝本註而然也楔以木牽緊物
者盖先以索圍繞以木貫之而回轉使索緊急者也

答俞弼卿

功布之功字何義

謂大功之布也

答閔元重

功布儀禮家禮皆無用二之文而丘儀發引圖二
人各持其一從於翣之後未知如何

功布不見於家禮正文而附註有之是出於古禮也
盖行柩時執此以爲抑揚左右之節未見用二之文

未知丘儀據何書而二人各持也發引時則當依輯覽備要圖在於柩前無疑矣

答李厦卿

俠衾俗制於縱幅四面皆有橫幅垂下以便覆棺而或云先生家所用俠衾之制上玄下纁而制如單衾然耶其制若無明據則從俗亦或無妨歟

古禮直謂之衾而但無識而已今俗制如柩形自上單下未知出於何書耶鄙家果依古制甚便於用矣俗制則單下之際甚覺艱澁不便

答俞弼卿

柩衣之制以古禮則上玄下纁而連縫之其形如常

用之衾矣如斗帳而罩之恐是後來之制也且上玄
下纁皆當居半不必如質殺之下三尺上齊手也

答韓伯圭

發引前一日朝奠遷柩條儀節及家禮皆不言焚
香儀節則自祖奠至遣奠皆言炷香斟酒而家禮
則不言焚香而至於奉魂帛升車始言焚香據此
則祖遣兩奠似不焚香未知其義也且於返魂時
奉主升車不言焚香去來之不同何歟
小斂乃奠條云祝焚香洗盞斟酒其上設奠條云此
一節至遣並同據此則其有焚香之節明矣於奉魂
帛升車則與設奠異故特言焚香返魂時不焚香豈

以已葬之後故其禮漸殺耶是未可知也

答閔元重

奉魂帛升車焚香後發引至山所不徹其焚香耶此恐於初升車時焚香而已未見道上連續行之之義也

發引

答崔有華

啓殯發引已告遷柩而葬所稍遠停柩經宿則下棺時別無更告之節歟

啓殯發引已告遷柩則在道停柩何可每每煩告也

答吳順之

發引之日不言朝夕上食之節者何義歟

家禮發引條有朝夕奠食時則上食之文據此則處此無難矣

答或人

發引不同日則先母後父矣若同時在道則當先父後母矣生死無間豈有男女同行而女先於男之理乎

答黃周卿

同時發引則先父柩是老先生之說也葬時整柩衣銘旌等事皆係葬具則似當先母矣

答李汝九

挽詞見於備要故初欲求之更思之自喪家求詩
似甚無謂且非禮經所載闕之如何
挽詞朱先生多有爲人作者此未知先生自製以誄
人耶或自喪家請之耶未有所考不敢質言耳

答李丹城

葬用挽歌直是哀死而已雖當　國恤之初似無
所嫌而或者以爲未安未知如何
挽詞是哀死之語與尋常歌詞不同用之恐無妨也
窆之

答李幼能

窆葬既在二月之內則豈可以返魂稍遲之故而得

免渴葬之嫌乎然家禮有三虞於所館行之之文則如來示亦不爲全無所據矣古人謂子思曰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愼諸南軒亦以告朱子今日凡百幸乞勿爲苟且從俗以爲民望至祝至祝

答吳順之

人家下棺未免卜時則未下棺前孝子在壙東之位耶其間人或有致奠及吊者受之於靈幄歟似在壙東矣禮當事則雖國君吊之亦當辭焉此時豈可致奠耶

答尹爾和

今人合葬築灰於兩棺之間而隔之此非古人祔

葬之禮也識禮之家亦或從之盖慮壙中廣濶易於摧陷也然竊以爲壙中甚狹僅容兩棺而盖板厚至三四寸則天灰雖至厚必無折下之患及至久遠盖板雖朽破天灰牢堅成石益無摧陷之慮矣古亦有或離或合而孔子善其合者則决不可從俗未知何如

祔葬當從聖人之說今人合墓同槨者外盖用横板益無摧陷之虞矣

答李幼能

前後夫人云云

程張朱諸先生之論不翅明白而張子之說尤嚴截

矣今世此意廢壞若前夫人無子而後夫人有子則不但以後夫人合葬至有不知前夫人葬在何處者極可寒心以尊家事言之則今年雖不可以前夫人遷祔於伯氏如遇吉歲必如諸先生之說是正當道理也前後皆祔之制雖愈於捨前取後之偵尚不如別葬其後之正也又記朱子別葬其父母於百里之遠如不得己則前後夫人皆可別葬也程朱論禮法處必曰世族之家先行之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今日尊家如復違禮則世人無所取則而或反曰某家尚如此云爾則非小事也天下之寶幸須爲天下惜之也

答朴和叔

前後娶元妃合葬繼室別兆固朱子言論或地理事勢有必作品字法得宜者則雖非禮經可通行否若後夫婦前或夫與元妃同穴居後繼室居前則祭時及立石當合於下墳之前耶

夫與元妃合葬于上繼妃祔于下則表石當主于夫而書曰前妃某氏祔左繼妃某氏祔下云而石人石床則似當設於下墓之下矣若上下墓太遠則似當各設矣曾見人家多如此耳一墓而爲品字形者亦士夫家所行之制也若以三主一櫝之意推之則似無不可而如張子之訓則似不以爲是當矣如何如

何

答沈德升

世或以考與前後妣之墓象品字之形盖考位居上前妣居前右後妣居前左其曰前曰左右者皆據考位而言也前妣居右者神道以右爲尊故也說見朱子語類陳安卿語矣神道旣以右爲尊故只考妣兩位相祔則考居于右而妣居于左此與前妣右而後妣左其義同也若於品字之制前妣居左後妣居右則反失先後之序矣前右前左四字出易啓蒙

答閔持叔

玄纁用天地之正色而世俗或用間色未知有所考

否。

答俞弼卿

主人贈之義或曰君賜之物是否

儀禮旣夕禮至于邦門君使宰夫贈玄纁至壙窆記主人贈死者以其君物所重故用之送終也後世雖無君贈之禮而家禮存之愛禮存羊之意也

答崔有華

贈時無盥手之文而類皆盥之有何據耶

玄纁贈時雖無盥手之文從俗爲之恐無妨也

答李汝九

玄纁置柩傍云者家禮之文自分明若置於柩上之

一邊則當曰柩邊矣盖家禮之意則只是置於柩之傍側之意盖棺槨之間也

答族孫三錫

禮玄纁置柩兩傍世人皆置于柩上當何所從耶若置柩上則何謂柩傍柩上之說甚無據當從朱子禮置于柩傍玄右纁左

答李厦卿

玄纁家禮只云置柩傍開元禮云奠柩東觀此則宜置于柩東之傍而舉世皆奠于柩東邊之上或云先生家亦然然否下示

玄纁家禮置柩傍故賤家置柩槨之間矣開元禮奠

樞東云者從古禮耳

答閔大受

禮曰葬先輕而後重祭先重而後輕喪服小記註先葬母明日卽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此盖葬是奪情之事故先母後父祭是伸情之事故先父後母今以承重孫言之則未知祖母與父孰爲輕重然以服言之則有齊斬之别或可以此斷之耶至於虞祔之祭則春秋傳有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文據此則似不可先母而祭子矣然則祭先重之說似難用於今日矣略有一說可據者禮曰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今承重孫雖或先

葬祖母而父喪在殯則似當待父葬畢後先行祖
母虞祔矣然亦無明文不敢質言惟在博詢而審
擇也○贈及題主等事均是虞祔前所行之禮不
可以父未葬而有所碍矣未知如何

答尹爾和

窆雖先輕後重而贈當先重後輕耶

贈是伸情之事其先重後輕可知

題主

答尹拯

題主條所謂對卓置盆巾云者觀其文勢非以二
卓對置也只以盆巾對硯筆卓而置之於地云爾

蓋家禮中終無盆巾設於卓上者不應於此獨異
然則備要所謂二卓云者似誤未知如何
題主時對卓尋其文勢則恐來諭有不然者以朱先
生平日文法觀之則筆墨下當有于於字而無之若
如來諭看則全似馬史文法矣且如來諭則此兩卓
當連排正面而不應言對也竊謂盥帨之設見於小斂
條而曰此一節至遣並同自至墓以後則所設之處
變而其所行事亦異故特言其所設之處其曰如前
者還引小斂條其東有臺其西無臺之文也蓋只設
一卓而置硯筆墨因於其卓置主而書之似順便何
必爲硯筆墨別設一卓乎且所謂對卓者指卓子東

而言也此卓子之東恰靈座之東南也正小歛條所謂設盆帨于饌東者也如是者恐於文勢及事宜亦順未知如何更詳教之大槩不如來教則必如鄙說然則備要註及圖均爲錯誤須與連山諸人商量改正於板本如何如何

答柳子壽

男子神主陷中必書行第歟

男子行第未知通一族而數之耶只從有服之親而數之耶遍考諸書而無可據之文問於人而亦無能言者不敢質言

答李汝九

或云父主子喪神主陷中公字宜代以君字未知何如第幾之稱不用者多雖不用亦無妨耶

陷中雖易世之後無復變改者故父雖在而只依例書之矣第幾素所曹昧者故自少質問而終不得分明之說矣

答尹爾和

令人多於婦人神主陷中不書諱字未知何如

陷中不書諱字甚無謂

答鄭景由

家禮舊本稱皇考皇妣別本則只稱考妣胡元禁皇字而俾稱顯字故家禮卷首圖稱以顯字矣好禮之

家嫌於胡元之制從家禮別本只稱考妣矣然朱子大全告先祖祝文有惟我顯祖之文胡元之制亦出於此則仍稱顯字亦無所嫌耶家禮祝辭加以故字果與神主之題有異未知所以不敢質言

答李擇之

婦人神主家禮雖無書貫之文旣書第幾則貫比行第九重而人家亦多書之者書之似益詳盡而不害於義未知如何

婦人神主家禮無書貫之文不書爲當矣第家禮第幾之規我國不能行旣不書第幾則書貫或不至甚悖乎且念國俗金與金李與李爲夫妻者甚衆不書

其貫則尢爲無別書之無乃宜乎

答朴和叔

題主正行旣書養妣旁題不必並用養字只可稱子否

題主屬稱旣曰養妣則旁題只稱子不稱養似不相應矣且若是支子而奉祀于所生則將何以別乎

答李擇之

或問妻喪題主於退陶則答曰朱先生當以亡室書之云而某意亡字似切迫非不死其人之意以故字書之恐無妨云選前頭當攺題妻主欲依此書之何如

亡室之書旣有朱子之訓何敢違也退溪說以不敢從

答柳子壽

問解曰婦稱顯舅弟稱顯兄又曰古人於兄稱府君卑幼則否云云今於諸父諸兄則稱顯伯考府君顯兄府君於諸弟諸姪則稱亡弟某亡姪某如何今禮家所稱願聞其詳

當如來示但因同春聞之則鄭愚伏於子神主稱官而不稱名同春於子喪亦然未知有所考耶

答李汝九

父主子喪題主當書名耶或有不書者未知何如

昔年伯兄亡先親問於沙溪先生書以亡子某神主矣其後同春喪子書以亡子某官神主問之則鄭愚伏如此云矣

答閔大受

父主子喪而神主稱官未有明文然世俗皆稱之於理恐無妨也書名一欵據備要則無所疑但春兄不書於炳翁之主而不聽人言豈有所見而然耶然父前子名古禮也此謂孫當名其父於其祖之前也以子而猶名其父則今將祔子於父龕而乃反不名耶恐無是理也然義理無窮幸更博詢於知禮者如何

○昔年張憲在筵中致隆於儲君賤臣擧父前

子名義以駁之　聖上善之而張憲稱謝未知今日如何也

答李孝周

凡喪父在父爲主故子姪與子姪婦皆以尊者爲主而以其班祔於祠堂一切順整矣若以其子爲主而以考妣題其神主則當祔於何處耶無論事理如何而節節妨礙矣

答李君晦

平山大父有二妾一人無子而亡他妾子今將奉其祀而題主及虞卒哭祝文多有難便之節伏乞指教題主考之問解有妾母小母之稱雖他妾子

亦用此例耶祝文中於某昭告云云處書姓名乎只書名字乎夙興夜處哀慕不寧及哀薦祫事等文字無未安者乎

妾子於他妾之無子者喪之卽與嫡子無異其無服無疑矣旣已無服則何可用子喪其母之禮乎題主則直稱小母或庶母可矣其旁題則朱先生云旁註施於所尊今玆旁註闕之似可矣祝辭自稱若是嫡子則稱以嫡子可矣而今玆妾子則未知其以何稱之也生時從俗稱以母子則只稱子字或無妨否朱先生嘗有妾母祔於妾祖姑之語旣行祔祭則祫事等字恐無不可用之理而但哀薦二字改作薦此二

字庶或不甚悖否凡此皆未有考不敢質言

答俞公佐 相基

尊王考侍人旣是賤人又無嗣續葬後作主處之實難然朱子旣主妾祖姑之文而以妾母不世祭之說爲可疑似難違貳於其間矣抑未知所謂妾祖姑者是有子者而其子作主書亡母如朱子說祭至於其孫者耶此未有所考幸更詳之

又有可疑者妾祖姑云云是古禮而古禮適士二廟官士一廟故朱子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然則妾母何至於祭及其孫耶此必有說而未有質問處可恨

答沈德升

許通庶孽於榜目書以許通則死後題主亦當依此耳其未許通者當隨生時所稱而書之耳

士妻題主稱以孺人孺人是九品官之妻稱而士妻同稱之者是禮窮則同之義也家禮婦人不書本貫而東俗必書者豈以娶同姓之人嫌於一族之混故必書之以别其嫌耶

殤年女子之神主世俗書以處女某氏云捨此他無可稱者矣

答宋道源

凡殤八歲以上皆立主陷中則當書名矣粉面當如何書之而虞祔等禮與成人無異耶

殤主粉面父爲主則當書曰亡子某神主云矣開元禮三殤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座既曰既虞而除靈座則其無卒哭祔祭可知然據家禮則當立神主視開元禮則稍備無乃亦有卒哭與祔耶未可知也

答宋文哉兄弟

神主之題既以別號則銘旌尤無可問矣神主稱別號載於二程全書有曰屬謂高曾祖考稱謂官或號行號是別號行如元二劉九之類伊川之子端中稱伊川爲先生亦載二程全書矣（時同春先生官爵爲鐫積輩追削而適遷窆矣）

答尹拯

龍西叔父曾於先人喪謂當以徵士書銘旌其時

雖不果用而其遺意則可見故初喪叅判叔父以爲平日不受官一節與先人無異當遵用遺意遂書旌以徵士未知題主無變於此耶或云銘旌則當從本意題主則當從後人之稱其意有不同題主當書官未知如何妄意則無官者以處士題主今以徵士題主恐無不可伏望折衷下教幸甚

龍西之旌既書以徵士則於神主又何同異妄意如此更望商示也

答尹爾和

內喪題主使外客題之得無未安耶

一家有善書者則使之書之不亦穩便乎如無則何

可不用外客也如內喪動柩下窆時皆用常漢此恐
死生殊異故然也
答閔周鏡
禮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爲之拜今主人雖穉幼題主
祝辭皆當以爲主也
答或人
問解以題主時别設盛奠爲無妨家禮只曰炷香
斟酒則從俗其可乎
答或人
先師之意以爲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非不知
家禮之有此明訓也
答或人

題主祝讀畢懷之之義退溪云此時神魂飄忽無依泊祝身任招來懷附於木主之責故讀畢懷之以見招來懷附云此爲曲盡於孝子情事雖即返魂而寧無霎然焚小紙之暇此答得非未安乎退溪說雖不敢爲非而抑有可疑者此時神主既成以祝其神魂是憑是依而不欲其飄散也今又欲使祝招來懷附於其身正欲其飄散也或者求其說而不得而因以牽强退溪說使祝懷神主於懷間其無識甚矣先師心竊病之於喪禮備要讀畢懷之下節入儀節不焚二字然後昧者曉然此不可不知也

答李憕

題主祝文終不可不焚也

與宋明甫

題主先書贈職有可據者否以鄙見則俱是 君恩而實職居先以此先書無乃宜乎

答尹體元復元 以性

據朱子大全則先書實職後書贈職爲是故鄙家遵用此例矣景賢錄中寒暄年譜退溪亦有所論可檢看也

答李季周

俗例神主先書贈職先後倒置矣朱子則必先書行職矣今必欲遵依先規先書贈職恐亦無妨也婦人

不書眞誥只書其贈此則俗例然矣如欲並書眞誥則依朱子大全封戶例書實封二字於貞夫人之上如何

神主以字數之多不免於雙行者此出於不得已也聞前後字數之多無如白沙李公云試問於其家如何且神主顯字出於胡元之制而家禮無之若去此一字則爲減省之一助而亦用夏變夷之道也

答李擇之

翼成公題主仍令致仕四字全去之似可朱先生致仕於己未翌年易簀而其官銜只書實職及追贈耳

答閔士昂

父母偕喪而同日窆則題主亦先輕後重耶

父母同日窆則當先題重喪之主虞祭亦先行之矣蓋葬是奪情之事故雖先母後父而題主則是伸情之事故先父後母耳

答洪聖休

問解答主人拜謝題主之禮可行與否之問曰行亦可不行亦可可行則謂之可不可行則謂之不可爲的確之訓而今謂兩可如何

先師之意以爲此禮丘儀有之行之無妨家禮無之不行亦可矣或問溫公儀首絰綴於冠而儀禮疏不相綴朱子曰綴也得不綴也得蓋此等無緊要處聖

賢之論例如此今豈可以朱子亦爲無的確兩可之說乎

石碑

答俞弼卿

墳高四尺立碑註石須濶尺以上其厚居三之二何義

石面之濶一尺二寸則其厚當爲八寸也

溫公註鎭石之義

術家禳災法家中喪服不絶以石九十斤者埋於艮上大吉此所謂鎭石也退溪曰如今動土防災墓石用之以禦鬼

答閔持叔

內喪表面之題竊瞯朱子立言之意有官者姓名下某封即無官者妻字之換稱也以俗見則書以某人妻某封某氏似可而朱子之意則是疊稱也如何如何

嘗見成東洲自書其內表則云嗚呼有明朝鮮昌寧成悌元妻恩津宋氏之墓東洲是有官人而如此書之未可知也〇宋氏是賤生高祖女故詳知之矣

答尹爾和

婦人墓表及誌據家禮與備要則當不書鄉貫而同春先生先世墓表並書鄉貫何歟

婦人墓表不書鄉貫自有家禮之文而我東未變胡風娶於同姓故必書鄉貫略使有别而遂以成俗故雖非同姓而亦書之者多矣

答鄭景由

床石非禮文所設也其所謂席者則卽設饌之席也

答金華叟

石物隨成先立可也立時若値節祀則因其祭添八于祝詞中以告爲可尙饗下添以某來承祀事有年于玆而家貧力薄墓前石物無計卽成今始拮据僅成石人床石今將排設而惟是表石垂成罅缺不可苟用勢須遲待來秋謹將事由並此虔告云云以此

修潤用之如何若祭前已設則改將字爲已字可也

答金振甫

墳墓修改或石物竪立時當具辭以告於所有事之墓而若一麓有累代先墓則可並告耶旣告墓則不告祠堂耶抑告兩處耶告時只用酒果無已太忽略耶

有事於一墓而並告諸墓未之前聞家禮祠堂章告追贈條云只告所贈之龕恐此爲可據之證告於祠堂恐難杜撰據家禮則追贈改題何等大禮而只設酒果今於告墓何獨爲太忽略邪

答閔士昻

有人其父從軍而死其母藏其遺衣及落髮而遺令並入其棺中矣其子不忍同藏一棺欲別具一小棺用合葬之禮而追服斬三年或云追服不如用改葬緦之爲宜斬與緦俱無所據未知何如

此是無於禮之禮也不敢有所論說然其不以父之遺衣及落髮同入母棺則得矣

改葬

答李顯稷

改葬告祠堂時酒果只設本龕之禮昭載問解而啓墓時同岡先世墳墓無告文否

改葬朱子以爲祭告時却出主於寢未知此只謂葬

畢告廟之時耶抑兼指當初告廟而言耶問解則專指葬畢而言未敢信其必然恨未及質問於摳衣之日也至於啓墓之時祖先墓同處一岡則如此重事何可不告耶此雖無明文然以祔葬時告于先墓推之則遷改時當告無疑矣

答或人

改葬告廟時告辭自稱及稱某位與神主將不同未知何如

今日哀家遷葬時自稱當稱孤子雖與神主所題不同然不可不如此觀於吉祭時祝辭可見矣

答李聖彌

兩墓同岡而今一遷一否則當兩皆告之

答宋文哉兄弟

破墓告辭當用於始役之時而仍服緦矣出柩則卽設奠而不復以辭告矣若有意外事端則似當別告所以矣告於祠堂亦當以始役日措辭矣

答尹爾和

父喪未葬遷葬母者告祠堂時上香斟酒可以自行否抑可使祝行之耶

使祝行之如新喪靈座之禮似宜

答閔士昂

合葬父母者若遷葬則啓墓出柩當先父後母乎

出柩是伸情之事似當先爻
遷葬時啓墓及出柩後行奠所謂酹酒云者酹是
降神之謂耶或云斟酒于盞亦謂之酹未知如何
酹酒奠酒凡禮書單言酹酒者是指奠酒也兼言酹
酒奠酒者酹是傾酒茅上奠是奠于神前也然喪禮
備要所載遷葬時酹酒奠酒出於丘氏儀節也家禮
則葬前無酹酒之義恐當以家禮爲正

答李聖彌

改葬一如初喪則焚香酹酒皆當以祝行之矣

答或人

破舊墓成殯以遺衣設位更無設魂帛靈寢如初

喪之儀耶以山事未定初喪遺衣魂帛尚不埋安則更以此設位如初喪如何

凡遷葬時凡百一如初喪而靈座則不設魂帛只以遺衣服置神位矣

答宋文哉兄弟

遺衣服有則設之無則只設虛位此則出於不得已也況既異殯則尤無異同虧完之嫌矣靈床之具既曰如初喪則何可不設如無舊時衾枕則備用新者似宜矣

答黃周卿

母初喪父遷葬同殯之示非是雖父母同日死必須

異殯也此則禮有明文矣祭時各服其服亦有明文
只葬時之服則難可臆說或云爲父雖服緦自是斬
衰之餘當服緦以葬此雖有其理然旣無古訓則似
不可遽從矣惟以淺見言之則齊衰重於緦當服齊
云者稍爲可據矣

答成達卿

舊山破墓後葬期尚隔六七日欲於舊山設殯廳
奉柩則朝夕哭奠上食與新喪殯次相碍或謂於
新喪殯側設幕遷柩云未知何如
舊山出柩後引就新山禮也須預於新山設殯廳奉
安而諸孝子分守新舊殯似宜矣新喪殯側設幕遷

柩之說據禮決不然禮曰喪事有進而無退

答宋文哉

以鳴山之引而會於燕山則是以卑詣尊矣事體當矣若如來示則是以尊就卑矣似未安矣愚意則雖先破鳴山而姑殯於其處外引歷過前路時兩引相會略停於路次而告由○外喪曰祖妣靈柩出自鳴山或云舊墓今將同奉以行敢告云內喪曰今與祖考靈柩相會於路次今將以下上同隨其事勢內引先行先殯於新山亦何害也

答俞公佐

三年內遷葬之家每以饋奠當於何處爲疑而第無

古今論此者以禮宜從厚爲義而兩處並奠者似無大害故愚賤之見亦以爲然矣第今哀家則略異於前義盖旣還殯於家則與几筵同處於一家之內矣一家之內並設兩處几筵未知如何猶以爲兩設不害於從厚之意耶必欲行之於一處則毋寧捨几筵而行於殯耶不敢臆斷幸更詢於知禮家如何遷葬之禮一如初喪則雖遇練祥之日當以未葬之禮擬之只如常時忌祭而一獻哭而行之且於告辭備告事由待葬畢擇日行練祥似得矣若然則緦服及徹上食不須論矣如何

答或人

有人遷父墓出柩而値忌日或云當祭於神主或云柩旣出則當祭於柩或云三年內遷葬者几筵與柩前不得不並行上食今亦依此神主及柩前皆行奠獻不失從厚之道不知何說爲長

遷葬者柩旣出而朝夕哭奠則無日而非忌日也復行忌祭於其柩似甚重複恐當只行於神主矣未知如何

凡喪未期遷葬啓墓成殯後値諱日及生辰朔奠則當設於殯所耶几筵耶兩處並祭耶

忌日生辰似當行於几筵朔奠則兩行於彼此恐或無妨

答李相夏

祖母改葬之前長孫似當執奠於祖母殯雖値朔望父殯行事可以衆子孫代之耶

承重孫行事於祖母而諸孫歸奠父殯似宜

按改葬啓殯時無奠告之節若成殯日久則發引前一日恐有告啓之禮耶

若果成殯則啓殯時不可無告禮矣

答或人

遷葬時無遣祖等奠耶

據儀節及喪禮備要則皆無遣奠祖奠等祭矣

答宋文哉兄弟

未成墳前哭不哭既無明文不敢質言然喪過乎哀
何害事畢告廟時服色無明文然以初喪祔祭時主
人衰服入廟奉祖考神主之意觀之則令緦服入廟
恐無不可祭時哭泣之節亦無明文然以丘氏一虞
儀例之則亭立後一哭似有據矣然以他祭禮觀之
則讀祝後哭亦似得宜未知如何虞祭既一哭則此
小祀恐無再哭之義也大凡葬畢只以小祀哭廟者
朱子之意也其設一虞者丘儀也二者各是一義而
今人既虞又哭廟恐失二禮之意也然虞之言安也
爲死者神魂飄蕩安其神於主之義也今既安之已
久則何可更有安之之意也且設虛位則更使安於

何處耶故愚意則每以爲當只從朱子說而世俗並
行丘儀已久似難猝變矣不脫巾帶之意甚善從兄
野隱公嘗言嘗到衿川趙丈守喪旣葬後樂靜諸孫
皆嘗不脫衰服甚是云云此禮於君輩尤當持守不
攺也
徹几筵時指一虞罷後而言耶此虞旣曰三獻辭神
並不舉哀則何可更於此時舉哀也
　攺葬事畢反哭時出主當於何所耶
朱子旣曰出主於寢則當以大廳爲正矣然以廳事
正寢參互遷就者亦有之若此時門生入參而難容
於寢庭則行於外廳亦宜祭需稍設亦無妨也酒則

當一獻矣

答尹爾和

遷葬虞祭三獻辭神並不舉哀旣有明文而門生家遷葬與常時有異故欲逐節舉哀閔進士以爲雖與常時有異違禮舉哀恐或不可此說何如

遷葬據朱子說則無虞只奠而歸又哭而告廟而已其有虞祭自丘儀始然此從厚之道故舉世行之矣其三獻不哭亦是已緬之意也歟

答或人

遷葬畢行虞祭還家更無告奠慰安之禮歟

據家禮小註則元無虞祭之文而葬畢奠而歸又告

廟哭而後畢事其後丘瓊山儀節有一虞之文旣行虞祭於山次則歸家哭奠似當闕之矣

答李相夏

謹按朱子之論改葬須告廟而後告墓啓墓以葬畢奠而歸告廟哭而後畢事方穩當云則未知於墓而不虞行之於告廟時之意耶若以酒果出主於寢恐似煩猥否

欲從朱子之說則只當依來示爲之其出主於寢者自有明文復何疑乎虞祭之名則出於丘儀不可與朱子說參錯也

答族孫三錫

儀節改葬有虞祭當行之否

虞者安也始葬體歸于地魂則徘徊無依故行虞者欲魂之安於神主之意也改葬則神之依廟已久當從王肅議勿行而返哭可也

答洪友周

喪禮問答改葬緦之說深所未曉果如李先生之說則妻爲夫無服而子之妻爲其夫之父爲服緦故從服緦也無論義理之如何而禮所謂妻爲夫之文似不如此也且妻爲夫服則適人女本服不杖期而於改葬乃同於子而服緦者亦似未安且李先生於改葬云子但爲父服緦而不可爲母緦此與禮經不同

恨不得供灑掃而質其疑也

答李擇之

承重孫之妻亡人之妻諸子妻皆是斬衰則今於殁葬皆服緦無疑矣退溪以爲服之重者莫如斬衰輕者無如緦麻以至重服至輕者止君父夫而已爲母不緦老先生常以爲不然盖家禮有非父母之文矣今（缺）家則雖以退溪說言之皆當服緦矣葬後除服前服色只如凡干緦服人服色矣（愼齋先生以爲與凡緦略異當三月祔肉別慶云矣）葬後虞祭當依禮記說先後行之矣成殯當於各所不但異床而已（此亦有朱子明文）

答李相夏

父喪既練而改葬祖母當有服緦之節而若據喪服記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之說則盖以三年之內人子不忍死其親之義也然則沙溪所論爲母爲祖宜無異同而改葬與初喪亦似有間則只當從吊服之制而與衆孫無異耶且衆孫雖有衰服亦當吊服加麻耶然則去其布直領麻絞帶而別制素服小布帶耶

以重服中服輕服之文觀之則承重孫雖在父喪當爲祖母服改葬緦矣餘人之加麻恐當如此曾見文元公喪門人之有私喪者仍服布直領而加麻依此爲之亦不爲無據耶

答成達卿

父喪未葬遷改母墓與父同葬而葬服斬衰不敢變服則改葬緦服無成服之節至於虞祭時始服緦而終事耶改葬三月而除服時設虛位哭而除之更無奠獻祝辭等節耶

父喪未葬前遷母喪則雖有事於舊喪不敢變斬衰禮也惟既葬而虞祭時始服遷葬之緦矣除服時設虛位服緦哭而除之而已無設奠之禮矣

答金長城汝南

母喪改葬父其所着之服人家多以此爲疑甲者則以爲以輕重言之則母之齊衰重於父之緦麻當服

齊衰以葬乙者則以爲緦麻雖輕是父未葬之服又是斬衰之餘當服緦麻二說相持莫能歸一此在行禮者所擇之如何耳頃年從兄之喪則從乙者說以緦麻將事至毋虞然後服齊衰亦未知果得禮意否也主人旣服緦麻則餘有服者之吊服從可知矣

答宋文哉兄弟

內外喪異殯明有禮文雖朝夕上食之時亦當各服其服矣然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之意推之則上食於內喪之時似亦當服重服矣第以來問上下意見之則似以同殯爲言此則非是矣旣知異殯之制則凡百皆不錯亂矣○所謂異殯者非必相遠也假如二

間之家則隔障中間而各設几筵亦可矣

雖同時下棺下棺亦奪情之事故先輕後重之說終爲定論矣若然則此時尙是父未葬則何可變服耶且雖當變服然頃刻之間旋脫旋服於蒼黃之際豈成擧措耶須以不變重緦爲正可矣

答鄭德雨

三年內遷葬者當以原服行之不必改制緦也上食一節一捨一就未有明文不得已兩設之似爲寡過焉

答尹汝任 育擧 汝望吉甫

前月愼獨函丈以哀前後喪發引時所服見及鄙意

以爲前喪雖重不可以緦而捨衰且諸服人皆服衰而諸孝反服緦似涉臲卼未知如何

答尹爾和

祖考葬前啓遷祖妣墓時家親服重喪衰絰此於禮有據至於寀等似當用改葬服而閔進士以爲亦當用重喪服故遵而行之未知如何

尊丈既服重服則子孫似當一例行之矣未知如何

答族孫三錫

應服三年者改葬時皆服緦餘皆素服布巾然則諸孫之方在斬齊者亦當布巾加麻歟

所重在此當依加麻禮

與宋明甫

問解父未葬改葬母條有重服行奠之文矣今兒子生母葬前改葬生父此則當如何渠云各服其服不甚悖否常時則當持何服耶渠以吊服奠母爲忽略又以母服奠父爲不敢故臆斷而出於各服之擧矣

答朴和叔

養考之葬今欲因遷新山啓墓時當以何服臨喪新喪旣爲用三年之制似皆用吊服加麻成殯後迭奠兩筵當常持何服

養妣服中改葬養考之服古無所據只當從吊服之制而有事于兩殯則當從各服其服之文矣盖惟斬

喪未葬前不可改服他服也

答金溥

溥將改葬亡妻而方服斬衰不可吊服加麻無所服而主喪似未安有十三歲兒子使之主喪如何

改葬妻當用素服加麻之制而哀侍方持重喪當依家禮重服未除遭輕喪之例有事于改葬時暫釋重服而服改葬服矣凡喪父在父爲主子雖長成何敢爲主耶

答尹汝望吉甫

貴宅緬禮只出於水患而已則驗其無水而遷爲復土在所當然此則非外人所敢知也子孫之不得來

會者素服望哭情理之不可已者况 國朝已成典
禮耶哭不設位禮已非之此恐不須疑者吊服加麻
以餘有服之文觀之則恐無親疎之別而子思所答
則似專指期親爾疎屬雖只去華綵恐不爲無據也

答宋文哉

遷厝時魚肉之設當一如生時至虞乃如常祭之儀
矣本位墓祭時緦服未盡則何可不服如不服則是
有徑先脫服之嫌矣哭泣之節雖無明文此等以衰
過乎哀之義處之恐或寡過耳

答南宮惠伯 迪

下詢緬後所處素昧禮律何敢輕易奉答第嘗見南

軒先生所行雖尋常時若至墳墓則必哭　本朝鄭松江亦然況既遷改則朱子所謂墳土未乾者而又衰麻在身如來示而行之豈不合於人情乎鄙見如此幸更以問於知禮者如何

答宋文哉

老先生改葬後愼老見謂曰此緦異於三從外親之喪葬後雖不能不食肉而未除前欲居外寢云並須量力而行之也

答郭智叔

始徵八月遷先妣墓引歸燕岐卽爲權厝十月又將遷先考及後妣墓更奉先妣合窆三位於他岡

而先妣緦服則中間既有權厝之節十月又有更遷之舉當計自始服月而除於十一月之初乎抑計自更遷月而三緦共除於正月耶

以鄙見則八月緦服當除於十一月之初不以中間權厝而有變也十月兩位遷改時則當各制兩緦盖於兩位各服其服行事故也然則此兩緦當除於來正矣

答宋文哉兄弟

弔服加麻者當葬訖除之矣至於主人除緦之日其已除麻者與主人會哭亦可以伸情矣聖訓曰喪過乎哀雖禮之所不言而不必太泥也若至留麻帶以

至三月則恐是杜撰似不可爲也

答尹汝望吉甫

下詢疑禮不敢質言第禮雖言見柩故服緦然其大節則改葬也旣不改葬則恐當於仍舊復土之後卽除所服也禮又明言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今旣不改則何事於送葬見如此幸加財酌還以見教如何如何

與宋明甫

有人遷其親墓旣出柩有故備外棺姑葬他山以待來年其間遲速未期將如何處之幸商示之有官者亦當如未葬者耶

答尹汝良

按喪禮改葬之時主人外皆素服布巾常時則爲變其玄冠黑帶而當此 國喪亦有變服之擧耶

古禮有君喪服於身不敢服私服然古今異宜不可不暫着私服以臨之

答李斐仲 敏章

國恤中士夫葬事旣無禁令於禮意亦無所害而但葬後例有殷祭此則非惟禁制所拘正當 宗廟山陵停享之時臣子之心亦所難安若因此而葬後殷虞於人子之情亦有所不忍此便是難處者雖行虞祭而降殺行之如退溪忌祭之說則或似無妨而此

無明文難可杜撰耳抑有一說令宅則將行遷葬遷葬而虞自是丘儀如朱子說則遷葬無虞而只於葬畢奠於墓而哭之而已所謂奠者只是常時參禮之比則似無未安之義矣如今士夫家遷葬後不用朱子說而從丘氏之儀雖是從厚之意而亦似未安故愚答人之問雖常時遷葬必以朱子說爲主矣未知如何須與彝仲令監商量而回教之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八